

八十岁,仍愿唤一声娘

文/格格

我一直觉得,人这一生最幸福的事,就是哪怕到了八十岁,还能喊一声娘,娘笑着答应,我心里就是满满的踏实。

母亲今年七十岁,身体一直很好,从来没有住过院。平时有点小不舒服,吃点药就好了。可这次不一样,母亲查出腔隙性脑梗,总是头晕,走路也不稳。

弟弟带着母亲住了院,我因为工作耽搁了两天,从河南赶过去。等我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住了两天。

我没来的这两天,母亲心里特别煎熬。白天盼天黑,晚上盼天亮,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病房太闷,她不愿意躺着,就自己坐在走廊地上透气。护士看她心情不好,特意给她调了单间病房,可母亲还是接受不了自己突

然生病、突然变老,心里一直焦虑不安。

我到的那天下午,一直陪着母亲说话、聊天。慢慢的,她心情好多了。原来她不是难受病,是心里孤单,只想有个人能好好听她说说话。

晚上我们出去吃了饭,睡前给母亲吃了助眠的药,我陪着她睡在病房里。隔壁床阿姨打呼噜很响,母亲却一觉睡到天亮,是她这些天睡得最安稳的一晚。

第二天醒来,母亲心情一下子开朗了。早餐我顺着她的心意,点了她想吃的豆浆油条。心情好了,胃口也好了。

母亲一共住院九天,在上海八院住了五天,后来转到华山医院住了四天。

不输液、不治疗的时候,我就陪着母亲在医院花园散步、在长廊坐着休

息。母亲慢慢跟我讲起以前的旧事:有我们小时候一起经历的事,有她跟着姥姥长大的日子,还有奶奶曾经讲给她听、我从来不知道的老故事。我认真听着、记着,想把母亲所有的过往,都好好留住。

好在恢复得很好,母亲顺利出院了。可她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我准备回河南的那天,母亲非要送我。我们一起坐地铁,她一直把我送到高铁站。我上车走后,她自己坐地铁回去,还不小心坐过了虹桥站。

母亲不识字,不会看地图,却一辈子方向感极好。她清清楚楚记得,上海在我们河南老家的东南方向。

高铁一路向着西北行驶,我看着窗外,心里满满都是这九天陪着母亲的温暖和感动。

有娘在,有家在,人间便是最好的光景。

退休时光

文/张富存

一张红色的退休证,像一枚枫叶,轻飘飘地落在了我的案头。

摩挲着这几个烫金的大字,仔细地看,的确,是我的名字。顷刻间,早晨集合时催促的铃声,办公桌上堆叠的文件,走廊里响起的匆忙的脚步声,都被清空。当我写完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志,收拾好行装,交罢钥匙走出办公室大门的时候,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退休后的一些日子,还似以前一样,晚上睡觉时,仍然把闹钟搁在枕边。早上六点闻铃即起,简单洗漱一下,读读书,散散步,七点准时吃饭。吃饭时还似往常,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提醒我:“也不上班了,吃饭慢一点不中吗?又没人给你抢。”这时我才意识到:“哦,我退休了。”这时我才恍惚地惊觉到:“以往,为了急着赶时间上班,老吃热饭,才落下了胃胀的病根儿。以后,可一定要记着医生的话,再不能吃烧嘴烫牙的热饭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得病是坏习惯一天天积累的结果,还得用细嚼慢咽的好习惯把健康重新找回来。”

想着今后有大大大把的时间都由自己来支配,我激动的心情又有些小慌乱。不中,不能什么事情还没干,自己就乱了阵脚,得一步一步地来。先把身体调养好,这是根本,身体出问题了,说其他都是白搭。已经坚持十年的文学梦仍得继续。以前因为工作忙,常常是刚一扎笔,就被繁杂的事务打断了,至今,仍有几篇文章还没有结尾,有的仅仅是开了个头儿,有的还停留在酝酿阶段。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写点东西了。我国文学宝库中的四大名著,我还没有细致地通读,有的也只是粗略地翻了一遍,你要问我书中都讲了什么,不是一知半解,就是张冠李戴,闹了不少笑话,说起来脸红。岁月不饶人,得有个计划,再把它们细致地读一读。

我这一生,有两个爱好,除了读书习文,再就是看戏。三里五里,十里八里,一听说哪儿有戏,不管是豫剧,还是曲剧、越调,都照看不误。掐着时间点,带着凳子,再约个伴儿,踏上电动车,就出发了。遇着能打动我的戏,就看个整场,和台上的演员们,台下的戏迷们,一起喜,一起忧,一起鼓掌,一起抹眼泪。遇着不对胃口的戏,就出去闲逛,感受一下乡间的烟火气儿。公路边、小桥上,油菜花海里,麦田的小道上,有卖油馍、包子、胡辣汤、牛杂汤的,还有卖竹筐、竹篓、扫帚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热闹非凡。碰见熟人了,就找个地方坐下,喝碗豆腐脑,要不就来盘凉糕,聊聊家常,唠唠退休后的生活,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想去新疆看看天山脚下的雪莲花,想去哈尔滨摸摸冰雕,想登上八达岭,体会一下“雄关漫道”,想沿着上海的黄浦江走一走,瞅瞅两岸的灯火,想尝尝云南丽江的腊排骨火锅究竟是什么滋味……祖国地大物博,美丽富饶,好玩好看好吃的地方实在太多,趁着腿脚还算灵便,抓紧时间出去转一转,别留下终生的遗憾。

我忽然明白,人生就像四季,春种夏耘,秋收冬藏。退休不过是从喧嚣的夏,走到了沉静的秋。不必为逝去的时光怅惘,因为每一段,都有它独特的风景。

退休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沐浴月光

文/叶沅

居于乡野也好,置身都市也罢,只要有月亮的夜晚,不管是倩云低回,还是澄空万里,那种奇妙的无以言表的感觉就会从骨子里徐徐溢出,遍布身心,使得整个人于沉静从容之中渐生出几分超然的微醺和迷离。目之所及,无一处不洁净,无一处不美好。似乎尘世间的一切纷繁喧扰,都在这明澈如水的月光之下倏然远去,遁于无形。

爱月,与生俱来。也许是因为恰好出生在如眼前一般美好的月圆前后的夜晚,一双懵懂的黑眸初始打量的这个世界,除了父母亲欣喜疼爱的面庞,便是满眼的月光。这因缘似乎注定了让我自幼就对月亮心怀一种天然而久远的亲近。

我当然知道,这万里长天上的一轮明月,是古往今来无数人的精神图

腾乃至灵魂伴侣。亘古明月之下,先民们出于对自身生存前景的种种美好祈愿而顶礼祭拜,仪式周密繁缛,丝毫不敢轻怠。不过,那些历代文人士子却要洒脱超逸得多,玉兔东升、飞镜普照之际,便是他们如颠似狂、真情毕露之时:阮籍向月抚琴,李白邀月对饮,林逋携月品梅,苏轼揽月起舞,酩酊之后的桃花庵主将一腔心事都诉诸明月长空……

至于在那些横槊杖戈、百战黄沙的大漠边关将士们的眼中,明月皓皓,自另有一种铁马冰河般的豪迈与苍凉。月出天山,云海茫茫,朔气四合,金柝声声,高歌一曲《将军令》,不破楼兰终不还!干!碰在一起的粗瓷大碗满盛月光烈酒,和着凛冽的风沙一饮而尽。

斗转星移,流年如矢,古人的气度风华已随着变幻飞驰的历史沧桑成为绝响,而千百年后的此时此地,

一个寂寂无名的浊世凡夫却依然在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致爱这穿越古今的同一轮明月。

其实,无论今古,对于心怀明月的人来说,明月与他都是心意相通的灵魂知己,每一个苍穹浩渺、月光普照的夜晚,他们都可以在同一个意境世界里尽情地彼此拥抱和交流,相看两不厌,脉脉无语间。

沐浴着月光,任思绪穿越无垠,纵情飞翔。

然而忽又想到,我们头上的那一轮万古明月,何曾在意过是否为红尘中的芸芸众生所欣赏、所青睐、所歌咏?它努力地穿云破雾,朗照万里,不过是在兀自展现自己的高洁、笃定与光明。念及于此,倒对这轮纵贯古今的明月在喜欢之余又生出几分由衷的感佩来。

长天秋水,明月清辉,人间大美,莫过于此吧。

三伏天

(外一首)

袁海马

溽暑连天入伏长,
骄阳灼灼覆四方。
林间少有风穿树,
陌上多蒸土烫裳。
老柳垂阴藏倦鸟,
清荷凝露送微凉。
闲烹清茶消烦躁,
静待秋来送爽光。

三伏感怀

三伏炎蒸暑气稠,
长空烈日照层楼。
蝉声聒噪林间响,
热浪翻腾陌上流。
摇扇难驱周身汗,
临池暂解满心愁。
但期一夜金风至,
扫尽烦蒸爽意浮。

风动荷香鸟自来



冯松涛/绘